

# “毋忘在莒”梦的破灭

——蒋介石三上金门岛的前前后后

□ 王永钦



## 蒋介石一上金门岛，部署骚扰我沿海地区

1952年1月，蒋介石题写“毋忘在莒”4个字，让人刻在金门太武山的悬崖上。“毋忘在莒”出自战国后期的一个典故。当时，燕国联合秦、楚、赵、魏、韩共同攻打齐国。燕、赵、秦等6国之兵长驱直入，很快攻占了齐国的国都临淄，齐王被迫退至莒（今山东莒县）。但齐国以莒为反攻基地，经过5年的生聚和努力，终于打败燕国，收复了全部失地。蒋介石题词的意思，就是要以台、澎、金、马为基地反攻大陆。

金门主岛大金门位于厦门以东10公里处，总面积161.4平方公里，小金门只有15平方公里，周围还有大担、二担几个小岛。金门岛离厦门最近处不过2公里，距我前沿阵地大、小嶝岛还不到一公里。蒋介石十分看重金门岛，把它比作二战后的

西柏林，认为“如果金门失守，马祖也势必难保，而台湾的堤防亦将崩溃”。他对这个小岛寄予极大的期望，始终看成是反攻大陆的桥头堡。为此，蒋介石部署了10万重兵把守，派他的得力干将胡琏担任金门防卫司令官。

1949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了厦门。24日，解放军3个团分别在城口、林厝、古宁头登上金门岛。但因我方渡船被毁，后续部队无法跟上，我登陆部队与守岛的胡琏第十二兵团和李良荣的第二十二兵团苦战两昼夜，3个团9 086人（内有船工、民夫等350人）均牺牲或被俘。毛泽东说：“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

金门一战，胡琏名声大振，也给全线崩溃的国民党军打了一针强心剂。国民党对金门之战的“战绩”，大吹大擂，传令嘉奖。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指派蒋经国自台北飞往金门慰劳将士，称赞金门之战是蒋军一年来的“第一大胜利”，是“反攻复国之

转折点”。然而，金门之战并不能挽救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命运，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统治的结束。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行“总统”职权。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高兴得连声叫好。但由于国民党200余万军政人员蜂拥入台，以及它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整个台湾处在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境地。为此，蒋介石采取了4条应急措施：一是强化舆论宣传，严密控制社会思想和人民的精神生活，鼓吹“反共复国”，“保卫大台湾”；二是发动对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清除了政治上的异己势力，强化了蒋介石父子



对国民党的控制；三是建立戒严体制，实行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相结合的专制独裁统治；四是整编军队，将原有20个军的番号缩编为12个军又6个独立师，并利用美援巩固金门、马祖的防务，为反共、反攻作准备。

蒋介石在整顿党务、军务、政务的同时，加紧了对大陆沿海的骚扰活动。从1950年初至1954年8月，蒋介石在我全力抗美援朝之际，命令前线国民党军依托金门、马祖、大陈等岛屿为基地，向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频繁进行偷袭和骚扰。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飞机，分4批轮番轰炸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和闸北水电公司等，投弹60余颗，炸毁房屋2000多间，死伤居民达1400余人。在短时间内，使上海电力丧失90%，大部分工厂停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此外，台湾当局还派遣了一大批特务潜入上海，有的进行武装骚扰破坏活动，有的进行暗杀陈毅等中共党政领导人的勾当。

在朝鲜战争正酣之际，蒋介石第一次登上金门岛，为骚扰我沿海地区作部署。1952年10月，国民党金门守军9000多人，在海军、空军的掩护下偷袭福建南日岛。1953年7月，国民党金门守军10000多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发动了对福建东山岛的大规模武装进犯。

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惩罚国民党对大陆沿海地区的进犯，也为了警告美国插手台湾事务，我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采取了多次惩罚性打击：1954年9月3日，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大小金门、马祖发起猛烈炮击，摧毁国民党炮兵阵地7个，击沉炮艇、拖轮各一艘，击伤猎潜舰3艘，击毁水上码头一个。

11月14日，蒋军“太平”号军舰被我鱼雷快艇击沉。1955年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解放一江山岛。从2月8日开始，蒋介石集团主动撤走大陈岛守军18000余人，威胁本岛居民14000余人，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护卫下逃往台湾。至此，浙江东部沿海岛屿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

### 蒋介石二上金门，要求守岛官兵“与阵地共存亡”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公开表示愿意同蒋介石谈和平解放台湾问题。

1956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中共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对台政策传递到台湾。蒋介石为了摸清中共的真实意图，也派人赴北京刺探消息，以便制定相应的对策。蒋介石选定的人是“立法委员”宋宜山。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赴北京，当日即会见了唐生明，唐是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委托出面接待的。周恩来委托李维汉、罗青长同宋宜山见了面，进行了交谈。中共方面表示：国共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台湾政务仍归蒋介石先生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但美

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在北京期间，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农业合作社、故宫、颐和园，还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胞弟宋希濂。5月，宋宜山返回香港，写了15 000字的报告呈蒋介石。报告除汇报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情况外，还叙述了北京之行的各种见闻，反映了中共治理下的祖国大陆呈现的勃勃生机。蒋介石看到报告后大骂道：“娘希匹！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并叫人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了，就留在香港好了，“立法委员”的薪饷可以照发。

1957年8月，蒋介石为了给金门守军打气，第二次登上了金门岛。他把中共的和谈建议说成“统战阴谋”，要求守岛官兵“与阵地共存亡”，并鼓吹“汉贼不两立”，“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不会改变”。他还表示，反对任何撤守金、马外围岛屿的建议，决定成立金、马“战地政务委员会”，向金、马增派部队，准备“反攻大陆”。不久，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南部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蒋介石、宋美龄观看了演习。

### 蒋介石三上金门，发起全军、全国的“毋忘在莒”运动。

在三年困难时期，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大陆正处于“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中共政权”。而且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

于是，蒋介石在1962年元旦，提出要以“革新重启革命的契机”，“以动员集结反共的力量”，“以战斗争取反共革命的胜利”。3月29日，蒋介石在青年节又宣称：“我们已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候了。”号召青年“加紧准备参加圣战”。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要求贯彻“反共革命”任务，集中人才“建国”，进行“反共复国”的动员与准备。

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和步骤：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第二，设立“反攻”机构。1962年初，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5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后，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

实施《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第三，下达“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现役征集”，并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以备战时急救使用。要求士兵明确“为谁而战？”并在每个士兵的鞋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准备与中共决一死战。

蒋介石企图在1962年“反攻大陆”的消息，中共中央了解得一清二楚，只是对美国的态度还不摸底。为此，周恩来对在华沙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一些困难，今天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

当时，王炳南正在国内休假，他很快动身赶回华沙，同美方代表卡伯特见了面。在这次非正式会谈中，经过王大使的一番警告之后，卡伯特当场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

没有美国人的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不过是一句空话。

1964年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蒋介石在极端失望之时，仍打肿脸充胖子。1964年12月，他拖着77岁高龄的病弱之躯，拼着老命第三次登上金门，号召金门蒋军“团结奋斗，雪耻复国”，鼓励他们再一次开展“毋忘在莒”运动。他核准《“毋忘在莒”运动实施纲要》，下令推广到全体军队中去，号召全体国民都来“效法田单复齐”。

就在蒋介石忙于开展“毋忘在莒”运动之时，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却迈出了一生中最有转折意义的一步，于1965年7月20日从美国回到北京。他在当晚的宴会上深有感触地说：“我已经回到家里了。多年阔别家园，一旦重返乡邦，看到江山如此多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象征着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伟大灿烂的时代，一种内心愉快之情，绝不是语言可能表达出来的。”

7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李宗仁夫妇。李先生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毛泽东说：“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